明史/卷176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列傳第六十三 衞青 董興 何洪 劉玉 仇鉞 神英 曹雄 馮禎 張俊 楊銳 ◄

明史
卷一百七十六
列傳第六十四　李賢 呂原 岳正 彭時 商輅 劉定之

► 列傳第六十五 王翱 年富 王竑 李秉 姚夔 王復 林聰 葉盛

李賢　呂原子:常　岳正　彭時　商輅　劉定之

李賢

李賢，字原德，鄧人。舉鄉試第一，宣德八年成進士。奉命察蝗災於河津，授驗封主事，少師楊士奇欲一見，賢竟不往。

正統初，言：「塞外降人居京師者盈萬，指揮使月俸三十五石，實支僅一石，降人反實支十七石五鬥，是一降人當京官十七員半矣。宜漸出之外，省冗費，且消患未萌。」帝不能用。時詔文武臣誥敕，非九年不給。賢言：「限以九年，或官不能滿秩，或親老不待，不得者十八九，無以勸臣下。請仍三年便。」從之。遷考功郎中，改文選。扈從北征，師覆脫還。

景泰二年二月上正本十策，曰勤聖學，顧箴警，戒嗜欲，絕玩好，慎舉措，崇節儉，畏天變，勉貴近，振士風，結民心。帝善之，命翰林寫置左右，備省覽。尋又陳車戰火器之利，帝頗采納。是冬，擢兵部右侍郎，轉戶部。也先數貢馬，賢謂輦金帛以強寇自弊，非策。因陳邊備廢馳狀，于謙請下其章厲諸將。轉吏部，采古二十二君行事可法者。曰《鑒古錄》，上之。

英宗復位，命兼翰林學士，入直文淵閣，與徐有貞同預機務。未幾，進尚書。賢氣度端凝，奏對皆中機宜，帝深眷之。山東饑，發帑振不足，召有貞及賢議，有貞謂頒振多中飽。賢曰：「慮中飽而不貸，坐視民死，是因噎廢食也。」遂命增銀。

石亨、曹吉祥與有貞爭權，並忌賢。諸御史論亨、吉祥，亨、吉祥疑出有貞、賢意，訴之帝，下二人獄。會有風雷變，得釋，謫賢福建參政。未行，王翱奏賢可大用，遂留爲吏部左侍郎。逾月，復尚書，直內閣如故。亨知帝向賢，怒，然無可如何，乃佯與交歡。賢亦深自匿，非宣召不入，而帝益親賢，顧問無虛日。

孛來近塞獵。亨言傳國璽在彼，可掩而取，帝色動。賢言釁不可啟，璽不足寶，事遂寢。亨益惡賢。時帝亦厭亨、吉祥驕橫，屏人語賢曰：「此輩幹政，四方奏事者先至其門，爲之奈何？」賢曰：「陛下惟獨斷，則趨附自息。」帝曰：「向嘗不用其言，乃怫然見辭色。」賢曰：「願制之以漸。」當亨、吉祥用事，賢顧忌不敢盡言，然每從容論對，所以裁抑之者甚至。及亨得罪，帝復問賢「奪門」事。賢曰：「『迎駕』則可，『奪門』豈可示後？天位乃陛下固有，『奪』即非順。且爾時幸而成功，萬一事機先露，亨等不足惜，不審置陛下何地！」帝悟曰：「然。」賢曰：「若郕王果不起，群臣表請陛下復位，安用擾攘爲？此輩又安所得邀升賞，招權納賄安自起？老成耆舊依然在職，何至有殺戮降黜之事致幹天象？《易》曰『開國承家，小人勿用』，正謂此也。」帝曰：「然。」詔自今章奏勿用「奪門」字，並議革冒功者四千餘人。至成化初，諸被革者訴請。復以賢言，並奪太平侯張瑾、興濟伯楊宗爵，時論益大快之。

帝既任賢，所言皆見聽。于謙嘗分遣降人南征，陳汝言希宦官指，盡召之還。賢力言不可。帝曰：「吾亦悔之。今已就道，後當聽其願去者。」帝憂軍官支俸多，歲入不給。賢請汰老弱於外，則費省而人不覺。帝深納焉。時歲有邊警，天下大水，江南北尤甚。賢外籌邊計，內請寬百姓，罷一切征求。帝用其言，四方得蘇息。七年二月，空中有聲，帝欲禳之，命賢撰青詞。賢言君不恤民，天下怨叛，厥有鼓妖。因請行寬恤之政，又請罷江南織造，清錦衣獄，止邊臣貢獻，停內外采買。帝難之。賢執爭數四，同列皆懼。賢退曰：「大臣當知無不言，可卷舌偷位耶？」終天順之世，賢爲首輔，呂原、彭時佐之，然賢委任最專。

初，御史劉濬劾柳溥敗軍罪，觸帝怒。賢言御史耳目官，不宜譴。石亨譖賢曲護。帝浸疏賢，尋悟，待之如初。每獨對，良久方出。遇事必召問可否，或遣中官就問。賢務持大體，尤以惜人才、開言路爲急。所薦引年富、軒輗、耿九疇、王竑、李秉、程信、姚

夔、崔恭、李紹等，皆爲名臣。時勸帝延見大臣，有所薦，必先與吏、兵二部論定之。及入對，帝訪文臣，請問王翱；武臣，請問馬昂。兩人相左右，故言無不行，而人不病其專，惟群小與爲難。

曹欽之反也，擊賢東朝房，執將殺之，逼草奏釋己罪。賴王翱救，乃免。賢密疏請擒賊黨。時方擾攘，不知賢所在。得疏，帝大喜。裹傷入見，慰勞之，特加太子太保。賢因言，賊既誅，急宜詔天下停不急務，而求直言以通閉塞。帝從之。

門達方用事，錦衣官校恣橫爲劇患。賢累請禁止，帝召達誡諭之。達怙寵益驕，賢乘間復具陳達罪，帝復召戒達。達銜次骨，因袁彬獄陷賢，賢幾不免，語載達傳。

帝不豫，臥文華殿。會有間東宮於帝者，帝頗惑之，密告賢。賢頓首伏地曰：「此大事，願陛下三思。」帝曰：「然則必傳位太子乎？」賢又頓首曰：「宗社幸甚。」帝起，立召太子至。賢扶太子令謝。太子謝，抱帝足泣，帝亦泣，讒竟不行。

憲宗即位，進少保、華蓋殿大學士，知經筵事。是年春，日黯無光，賢偕同官上言：「日，君象。君德明，則日光盛。惟陛下敬以修身，正以禦下，剛以斷事，明以察微，持之不怠，則天變自弭，和氣自至。」翌日又言：「天時未和，由陰氣太盛。自宣德至天順間，選宮人太多，浣衣局沒官婦女愁怨尤甚，宜放還其家。」帝從之，中外欣悅。五月大雨雹，大風飄瓦，拔郊壇樹。賢言：「天威可畏，陛下當凜然加省，無狎左右近幸。崇信老成，共圖國是。」有司請造鹵簿。賢言：「內庫尚有未經禦者，今恩詔甫頒，方節財用，奈何復爲此。」帝即日寢之。每遇災變，必與同官極陳無隱，而於帝初政，申誡尤切。

門達既竄，其黨多投匿名書構賢。賢乞罷，有詔慰留。吳後廢，言官請誅牛玉，語侵賢，又有造蜚語構賢者。帝命衛士宿賢家，護出入。成化二年三月遭父喪，詔起復。三辭不許，遣中官護行營葬。還至京，又辭。遣使宣意，遂視事。其年冬卒，年五十九。帝震悼，贈太師，謚文達。

賢自以受知人主，所言無不盡。景帝崩，將以汪後殉葬，用賢言而止。惠帝少子幽禁已六十年，英宗憐欲赦之，以問賢。賢頓首曰：「此堯、舜用心也！天地祖宗實式憑之。」帝意乃決。帝嘗祭山川壇，以夜出未便，欲遣官代祀。賢引祖訓爭之，卒成禮而還。嘗言內帑余財，不以恤荒濟軍，則人主必生侈心，而移之於土木禱祠聲色之用。前後頻請

發帑振貸恤邊，不可勝計。故事，方面官敕三品京官保舉。賢患其營競，令吏部每缺舉二人，請帝簡用。並推之例始此。

自三楊以來，得君無如賢者。然自郎署結知景帝，超擢侍郎，而所著書顧謂景帝爲荒淫。其抑葉盛，擠嶽正，不救羅倫，尤爲世所惜雲。

呂原

呂原，字逢原，秀水人。父嗣芳，萬泉教諭。兄本，景州訓導。嗣芳老，就養景州，與本相繼卒。貧不能歸葬，厝於景，原時至墓慟哭。久之，奉母南歸，家益貧。知府黃懋奇原文，補諸生，遣入學，舉鄉試第一。

正統七年，進士及第，授編修。十二年，與侍講裴綸等十人同選入東閣肄業，直經筵。景泰初，進侍講，與同官倪謙授小內侍書於文華殿東廡。帝至，命謙講《國風》。原講《堯典》，皆稱旨。問何官，並以中允兼侍講對。帝曰：「品同耳，何相兼爲？」進二人侍講學士，兼中允。尋進左春坊大學士。

天順初，改通政司右參議，兼侍講。徐有貞、李賢下獄之明日，命入內閣預機務。石亨、曹吉祥用事，貴倨，獨敬原。原朝會衣青袍，亨笑曰：「行爲先生易之。」原不答。尋與嶽正列亨、吉祥罪狀，疏留中。二人怒，摘敕諭中語，謂閣臣謗訕。帝大怒，坐便殿，召對，厲聲曰：「正大膽敢爾！原素恭謹，阿正何也？」正罷去，原得留。李賢既復官入閣柄政，原佐之。未幾，彭時亦入，三人相得甚歡。賢通達，遇事立斷。原濟以持重，庶政稱理。其年冬，進翰林院學士。

六年，遭母喪，水漿不入口三日。詔葬畢即起視事。原乞終制。不允。乃之景州，啟父兄殯歸葬，舟中寢苫哀毀。體素豐，至是羸瘠。抵家甫襄事而卒，年四十五。贈禮部左侍郎，謚文懿。

原內剛外和，與物無競。性儉約，身無紈綺。歸裝惟賜衣數襲，分祿恤宗姻。

原子 常

子常，字秉之。以蔭補國子生，供事翰林，遷中書舍人。疏乞應試，所司執故事不許。

憲宗特許之，遂舉順天鄉試。舍人得赴試自常始。累遷禮部郎中，好學能文，諳掌故。琉球請歲一入貢，回回貢使乞道廣東歸國，皆以非制格之。以薦進南京太僕寺少卿。故事，太僕馬數，不令他官知。以是文籍磨滅，登耗無稽。常曰：「他官不與聞，是也；當職者，可貿貿耶？」議請三年一校勘，著爲例。累遷南京太常卿，輯《典故因革》若干卷。正德初，致仕歸。

岳正

岳正，字季方，漳縣人。正統十三年會試第一，賜進士及第，授編修，進左贊善。

天順初，改修撰，教小內侍書。閣臣徐有貞、李賢下獄，帝既用呂原預政，頃之，薛瑄又致仕，帝謀代者。王翱以正薦，遂召見文華殿。正長身美須髯，帝遙見，色喜。既登陛，連稱善。問年幾何，家安在，何年進士，正具以對。復大喜曰：「爾年正強仕，吾北人，又吾所取士，今用爾內閣，其盡力輔朕。」正頓首受命。趨出，石亨、張軏遇之左順門，愕然曰：「何自至此？」比入，帝曰：「朕今日自擇一閣臣。」問爲誰，帝曰：「岳正。」兩人陽賀。帝曰：「但官小耳，當與吏部左侍郎兼學士。」兩人曰：「陛下既得人，俟稱職，加秩未晚。」帝默然，遂命以原官入閣。

正素豪邁，負氣敢言。及爲帝所拔擢，益感激思自效。掌欽天監侍郎湯序者，亨黨也，嘗奏災異，請盡去奸臣。帝問正，正言：「奸臣無指名。即求之，人人自危。且序術淺，何足信也。」乃止。有僧爲妖言，錦衣校邏得之，坐以謀反。中官牛玉請官邏者，正言：「事縱得實，不過坐妖言律，邏者給賞而已，不宜與官。」僧黨數十人皆得免。或爲匿名書列曹吉祥罪狀，吉祥怒，請出榜購之。帝使正撰榜格，正與呂原入見曰：「爲政有體，盜賊責兵部，奸究責法司，豈有天子出榜購募者？且事緩之則自露，急之則愈匿，此人情也。」帝是其言，不問。亨從子彪鎮大同，獻捷，下內閣問狀。使者言捕斬無算，不能悉致，皆梟置林木間。正按地圖指詰之，曰：「某地至某地，皆沙漠，汝梟置何所？」其人語塞。

時亨、吉祥恣甚，帝頗厭之。正從容言：「二人權太重，臣請以計間之。」帝許焉。正出見吉祥曰：「忠國公常令杜清來此何爲者？」吉祥曰：「辱石公愛，致誠款耳。」正曰：「不然，彼使伺公所爲耳。」因勸吉祥辭兵柄。復詣亨，諭令自戢。亨、吉祥揣知正意，怒。吉祥見帝，免冠，泣請死。帝內愧，慰諭之，召正責漏言。

會承天門災，正極言亨將爲不軌，且言：「陳汝言，小人。今既爲尚書，可用盧彬爲侍郎。二人者俱譎悍，若同事必相齮齕，乘其隙可並去之。」徐有貞再下獄，復云：「用有貞則天變可弭。」帝皆不納。及敕諭廷臣，命正視草。正草敕曰：「乃者承天門災，朕心震驚，罔知所措。意敬天事神，有未盡歟？祖宗成憲有不遵歟？善惡不分，用舍乖歟？曲直不辨，刑獄冤歟？征調多方，軍旅勞歟？賞賚無度，府庫虛歟？請謁不息，官爵濫歟？賄賂公行，政事廢歟？朋奸欺罔，附權勢歟？群吏弄法，擅威福歟？征斂徭役太重，而閭閻靡寧歟？讒諂奔競之徒幸進，而忠言正士不用歟？抑有司閼茸酷暴，貪冒無厭，而致軍民不得其所歟？此皆傷和致災之由，而朕有所未明也。今朕省愆思咎，怵惕是存。爾群臣休戚惟均，其洗心改過，無蹈前非，當行者直言無隱。」敕下，舉朝傳誦。而亨、吉祥構蜚語，謂正賣直謗訕。帝怒，命仍授內侍書。明日，謫欽州同知。道漳，以母老留旬日。陳汝言令巡校言狀，且言正嘗奪公主田。遂逮系詔獄，杖百，戍肅州。行至涿，夜宿傳舍。手拳急，氣奔且死。涿人楊四醉卒酒，脫正拳，刳其中，且厚賂卒，乃得至戍所。亨、吉祥既誅，帝謂李賢曰：「岳正固嘗言之。」賢曰：「正有老母，得放歸田裏，幸甚。」乃釋爲民。

憲宗立，御史呂洪等請復正與楊瑄官，詔正以原官直經筵，纂修《英宗實錄》。初，正得罪，都督僉事季鐸乞得其宅，至是敕還正。正還朝，自謂當大用，而賢欲用爲南京祭酒，正不悅。忌者偽爲正劾賢疏草，賢嗛之。

成化元年四月，廷推兵部侍郎清理貼黃，以正與給事中張寧名並上。詔以爲私，出正爲興化知府，而寧亦補外。正至官，築堤溉田數千頃，節縮浮費，經理預備倉，欲有所興革。鄉士大夫不利其所爲，騰謗言。正亦厭吏職，五年入覲，遂致仕。又五年卒，年五十五。無子，大學士李東陽、御史李經，其婿也。

正博學能文章，高自期許，氣屹屹不能下人。在內閣才二十八日，勇事敢言，便殿論奏，至唾濺帝衣。有規以信而後諫者，慨然曰：「上顧我厚，懼無以報稱，子乃以諫官處我耶？」英宗亦悉其忠，其在戍所，嘗念之曰：「岳正倒好，只是大膽。」正聞自爲像贊，述帝前語，末言：「臣嘗聞古人之言，蓋將之死而靡憾也。」其自信不回如此。然意廣才疏，欲以縱橫之術離散權黨，反爲所噬，人皆迂而惜之。嘉靖中，追贈太常寺卿，謚文肅。

彭時

彭時，字純道，安福人。正統十三年進士第一，授修撰。明年，郕王監國，令同商輅入閣預機務。聞繼母憂，力辭，不允，乃拜命。釋褐逾年參大政，前此未有也。尋進侍讀。

景泰元年，以兵事稍息，得請終制。然由此忤旨。服除，命供事翰林院，不復與閣事。易儲，遷左春坊大學士。《寰宇通志》成，遷太常寺少卿。俱兼侍讀。

天順元年，徐有貞既得罪，岳正、許彬相繼罷。帝坐文華殿召見時，曰：「汝非朕所擢狀元乎？」時頓首。明日仍命入閣，兼翰林院學士。閣臣自三楊後，進退禮甚輕。爲帝所親擢者，唯時與正二人。而帝方向用李賢，數召賢獨對。賢雅重時，退必咨之。時引義爭可否，或至失色。賢初小忤，久亦服其諒直，曰：「彭公，真君子也。」慈壽皇太后上尊號，詔告天下。時欲推恩，賢謂一年不宜再赦。時曰：「非赦也，宜行優老典。朝臣父母七十與誥敕，百姓八十給冠帶，是『老吾老以及人之老』也。」賢稱善，即奏行之。

帝愛時風度，選庶吉士。命賢盡用北人，南人必若時者方可。賢以語時。俄中官牛玉宣旨，時謂玉曰：「南士出時上者不少，何可抑之？」已，選十五人，南六人與焉。

門達構賢，帝惑之，曰：「去賢，行專用時矣。」或傳其語，時矍然曰：「李公有經濟才，何可去？」因力直之。且曰：「賢去，時不得獨留。」語聞，帝意乃解。

帝大漸，口占遺命，定後妃名分，勿以嬪禦殉葬，凡四事，付閣臣潤色。時讀竟，涕下，悲愴不自勝。中官復命，帝亦爲隕涕。

憲宗即位，議上兩宮尊號。中官夏時希周貴妃旨，言錢後久病，不當稱太后。而貴妃，帝所生母，宜獨上尊號。賢曰：「遺詔已定，何事多言。」時曰：「李公言是也。朝廷所以服天下，在正綱常。若不爾，損聖德非小。」頃之，中官復傳貴妃旨：「子爲皇帝，母當爲太后，豈有無子而稱太后者？宣德間有故事。」賢色變，目時。時曰：「今日事與宣德間不同。胡後表讓位，退居別宮，故在正統初不加尊。今名分固在，安得爲比？」中官曰：「如是何不草讓表？」時曰：「先帝存日未嘗行，今誰敢草？若人臣阿意順從，是萬世罪人也。」中官厲聲怵以危語。時拱手向天曰：「太祖、太宗神靈在上，孰敢有二心！錢皇后無子，何所規利而爲之爭？臣義不忍默者，欲全主上聖德耳。若推大孝之心，則兩宮並尊爲宜。」賢亦極言之，議遂定。及將上寶冊，時曰：「兩宮同稱則無別，錢太后宜加兩字，以便稱謂。」乃尊爲慈懿皇太后，貴妃爲皇太后。越數日，中官覃包

至內閣曰：「上意固如是。但迫於太后，不敢自主，非二公力急，幾誤大事。」時閣臣陳文默無語，聞包言，甚愧。禮成，進吏部右侍郎，兼學士，同知經筵。

成化改元，進兵部尚書，兼官如故。明年秋，乞歸省。三年二月詔趣還朝，《英宗實錄》成，加太子少保。兼文淵閣大學士。

四年，慈懿太后崩，詔議山陵。時及商輅、劉定之言：「太后作配先帝，正位中宮，陛下尊爲太后，詔示天下。先帝全夫婦之倫，陛下盡母子之愛，於義俱得。今梓宮當合葬裕陵，主當祔廟，此不易之禮。比聞欲別卜葬地，臣等實懷疑懼。竊謂皇上所以遲疑者，必以今皇太后萬壽後，當與先帝同尊，自嫌二後並配，非祖宗制。考之於古，漢文帝尊所生母薄太后，而呂後仍祔長陵。宋仁宗追尊生母李宸妃，而劉後仍祔太廟。今若陵廟之制稍有未合，則有乖前美，貽譏來葉。」於是諸大臣相繼言之。帝猶重違太后意，時偕朝臣伏文華門泣請。帝與太后皆感動，始從時議。

彗見三臺，時等言：「外廷大政固所當先，宮中根本尤爲至急。諺雲『子出多母』。今嬪嬙眾多，維熊無兆。必陛下愛有所專，而專寵者已過生育之期故也。望均恩愛，爲宗社大計。」時帝專寵萬貴妃，妃年已近四十，時故云然。又言：「大臣黜陟，宜斷自宸衷，或集群臣僉議。不可悉委臣下，使大權旁落。」帝雖不能從，而心嘉其忠。

都御史項忠討滿四不利。朝議命撫寧侯朱永將京軍往赴。永故難其行，多所邀請。時惡其張大，且度軍可無行，第令整裝待。會忠馳奏，已圍賊石城。帝遣中官懷恩、黃賜偕兵部尚書白圭、程信等至閣議。時曰：「賊四出攻剽，鋒誠不可當。今入石城自保，我軍圍甚固，此困獸易擒耳。」信曰：「安知忠不退師？」時曰：「彼部分已定，何故自退？且今出師，度何時到？」信曰：「來春。」時曰：「如此，益緩不及事。事成敗，冬月決矣。」信忿，出危言曰：「忠若敗，必斬一二人，然後出師。」眾危之，問時何見。曰：「觀忠疏曲折，知其能。若聞別遣禁軍，將退避不敢任，賊不可知矣。」時惟商輅然其言。至冬，賊果平，人乃大服。改吏部尚書。

五年得疾在告。逾三月，帝趣赴閣視事，免朝參。是冬，無雪。疏言：「光祿寺采辦，各城門抽分，掊克不堪。而獻珍珠寶石者，倍估增直，漁竭帑藏。乞革其弊，以惠小民。」帝優詔褒納。畿輔、山東、河南旱，請免夏稅鹽鈔，及太僕寺賠課馬。京師米貴，請發倉儲五十萬石平糶。並從之。時以舊臣見倚重，遇事爭執無所避。而是時帝怠於政，大臣希得見。萬安同在閣，結中貴戚畹，上下壅隔，時頗懷憂。

七年，疾復作，乞致仕。帝慰留之，不得去。冬，彗復見，時言政本七事：一，毋惑佛事，糜金錢；二，傳旨專委司禮監，毋令他人，以防詐偽；三，延見大臣議政事；四，近幸賜予太多，工匠冒官無紀，而重囚死徙者，法不蔽罪。宜戒淫刑僭賞；五，虛懷受諫，勿惡切直；六，戒廷臣毋依違，凡政令失當，直言論奏；七，清理牧馬草地，減退勢要莊田。皆切中時弊。

寧晉伯劉聚爲從父太監永誠請封謚，且乞祠額，禮部執故事卻之。帝特賜額曰「褒功」，命內閣擬封謚。時等言：「即予永誠，將來守邊內臣皆援此陳乞，是變祖宗法自今日始。」或言宋童貫封王，時曰：「貫封王在徽宗末年，豈盛世事耶？」乃寢。

時每因災變上言，或留中，或下所司，多阻隔，悒悒不得誌。五年以後，凡七在告，帝輒命醫就視，數遣內臣賜賚。十一年正月，以秩滿進少保。逾月卒，年六十。贈太師，謚文憲。

時立朝三十年，孜孜奉國，持正存大體，公退未嘗以政語子弟。有所論薦，不使其人知。燕居無惰容，服御儉約，無聲樂之奉，非其義不取，有古大臣風。

商輅

商輅，字弘載，淳安人。舉鄉試第一。正統十年，會試、殿試皆第一。終明之世，三試第一者，輅一人而已。除修撰，尋與劉儼等十人進學東閣。輅丰姿瑰偉，帝親簡爲展書官。郕王監國，以陳循、高谷薦入內閣，參機務。徐呈倡南遷議，輅力沮之。其冬，進侍讀。景泰元年遣迎上皇於居庸，進學士。

三年，錦衣指揮盧忠令校尉上變，告上皇與少監阮浪、內使王瑤圖復位。帝震怒，捕二人下詔獄，窮治之。忠筮於術者同寅，寅以大義折之，且曰：「此大凶兆，死不足贖。」忠懼，佯狂以冀免。輅及中官王誠言於帝曰：「忠病風，無足信，不宜聽妄言，傷大倫。」帝意少解。乃並下忠獄，坐以他罪，降爲事官立功。殺瑤，錮浪於獄，事得不竟。

太子既易，進兵部左侍郎，兼左春坊大學士如故，賜第南薰里。塞上腴田率爲勢豪侵據，輅請核還之軍。開封、鳳陽諸府饑民流濟寧、臨清間，爲有司驅逐。輅憂其爲變，請招墾畿內八府閑田，給糧種，民皆有所歸。鍾同、章綸下獄，輅力救得無死。《寰宇通志》

成，加兼太常卿。

景帝不豫，群臣請建東宮，不許。將繼奏，輅援筆曰：「陛下宣宗章皇帝之子，當立章皇帝子孫。」聞者感動。以日暮，奏未入，而是夜石亨輩已迎復上皇。明日，王文、于謙等被收，召輅與高谷入便殿，溫旨諭之，命草復位詔。亨密語輅，赦文毋別具條款。輅曰：「舊制也，不敢易。」亨輩不悅，諷言官劾輅朋奸，下之獄。輅上書自訴《復儲疏》在禮部，可覆驗，不省。中官興安稍解之，帝愈怒。安曰：「向者此輩創議南遷，不審置陛下何地。」帝意漸釋，乃斥爲民。然帝每獨念「輅，朕所取士，嘗與姚夔侍東宮」，不忍棄之。以忌者，竟不復用。

成化三年二月召至京，命以故官入閣。輅疏辭，帝曰：「先帝已知卿枉，其勿辭。」首陳勤學、納諫、儲將、防邊、省冗官、設社倉、崇先聖號、廣造士法凡八事。帝嘉納之。其言納諫也，請召復元年以後建言被斥者。於是羅倫、孔公恂等悉復官。

明年，彗星見，給事中董旻、御史胡深等劾不職大臣，並及輅。御史林誠詆輅曾與易儲，不宜用，帝不聽。輅因求罷。帝怒，命廷鞫諸言者，欲加重譴。輅曰：「臣嘗請優容言者，今論臣反責之，如公論何？」帝悅，旻等各予杖復職。尋進兵部尚書。久之，進戶部。《宋元通鑒綱目》成，改兼文淵閣大學士。皇太子立，加太子少保，進吏部尚書。十三年進謹身殿大學士。

輅爲人，平粹簡重，寬厚有容，至臨大事，決大議，毅然莫能奪。

仁壽太后莊戶與民爭田，帝欲徙民塞外。輅曰：「天子以天下爲家，安用皇莊爲？」事遂寢。乾清宮門災，工部請采木川、湖。輅言宜少緩，以存警畏，從之。

悼恭太子薨，帝以繼嗣爲憂。紀妃生皇子，六歲矣，左右畏萬貴妃，莫敢言。久之，乃聞於帝。帝大喜，欲宣示外廷，遣中官至內閣諭意。輅請敕禮部擬上皇子名，於是廷臣相率稱賀。帝即命皇子出見廷臣。越數日，帝復御文華殿，皇子侍，召見輅及諸閣臣。輅頓首曰：「陛下踐祚十年，儲副未立，天下引領望久矣。當即立爲皇太子，安中外心。」帝頷之。是冬，遂立皇子爲皇太子。

初，帝召見皇子留宮中，而紀妃仍居西內。輅恐有他患，難顯言，偕同官上疏曰：「皇子聰明岐嶷，國本攸系。重以貴妃保護，恩逾己出。但外議謂皇子母因病別居，久不得

見。宜移就近所，俾母子朝夕相接，而皇子仍藉撫育於貴妃，宗社幸甚。」由是紀妃遷永壽宮。逾月，妃病篤。輅請曰：「如有不諱，禮宜從厚。」且請命司禮監奉皇子，過妃宮問視，及制衰服行禮。帝皆是之。

帝將復郕王位號，下廷議。輅極言王有社稷功，位號當復，帝意遂決。帝建玉皇閣於宮北，命內臣執事，禮與郊祀等，輅等爭罷之。黑眚見，疏弭災八事，曰：番僧國師法王，毋濫賜印章；四方常貢外，勿受玩好；許諸臣直言；分遣部使慮囚，省冤獄；停不急營造，實三邊軍儲；守沿邊關隘；設雲南巡撫。帝優詔褒納。

中官汪直之督西廠也，數興大獄。輅率同官條直十一罪，言：「陛下委聽斷於直，直又寄耳目於群小如韋瑛輩。皆自言承密旨，得顓刑殺，擅作威福，賊虐善良。陛下若謂擿奸禁亂，法不得已，則前此數年，何以帖然無事？且曹欽之變，由逯杲刺事激成，可爲懲鑒。自直用事，士大夫不安其職，商賈不安於途，庶民不安於業，若不亟去，天下安危未可知也。」帝慍曰：「用一內豎，何遽危天下，誰主此奏者？」命太監懷恩傳旨，詰責厲甚。輅正色曰：「朝臣無大小，有罪皆請旨逮問，直擅抄沒三品以上京官。大同、宣府，邊城要害，守備俄頃不可缺。直一日械數人。南京，祖宗根本地，留守大臣，直擅收捕。諸近侍在帝左右，直輒易置。直不去，天下安得無危？」萬安、劉珝、劉吉亦俱對，引義慷慨，恩等屈服。輅顧同列謝曰：「諸公皆爲國如此，輅復何憂。」會九卿項忠等亦劾直，是日遂罷西廠。直雖不視廠事，寵幸如故。譖輅嘗納指揮楊曄賄，欲脫其罪。輅不自安，而御史戴縉復頌直功，請復西廠，輅遂力求去。詔加少保，賜敕馳傳歸。輅既去，士大夫益俯首事直，無敢與抗者矣。

錢溥嘗以不遷官，作《禿婦傳》以譏輅。高瑤請復景帝位號，黎淳疏駁，極詆輅。輅皆不爲較，待之如平時。萬貴妃重輅名，出父像，屬爲贊，遺金帛甚厚。輅力辭，使者告以妃意。輅曰：「非上命，不敢承也。」貴妃不悅，輅終不顧。其和而有執如此。

及謝政，劉吉過之，見其子孫林立，嘆曰：「吉與公同事歷年，未嘗見公筆下妄殺一人，宜天之報公厚。」輅曰：「正不敢使朝廷妄殺一人耳。」居十年卒，年七十三。贈太傅，謚文毅。

子良臣，成化初進士，官翰林侍講。

劉定之

劉定之，字主靜，永新人。幼有異稟。父授之書，日誦數千言。不令作文，一日偶見所爲《祀竈文》。大異之。舉正統元年會試第一，殿試及第，授編修。

京城大水，應詔陳十事，言：「號令宜出大公，裁以至正，不可苟且數易。公卿侍從，當數召見，察其才能心術而進退之。降人散處京畿者，宜漸移之南方。郡縣職以京朝官補，使叠相出入，內外無畸重。薦舉之法，不當拘五品以上。可仿唐制，朝臣遷秩，舉一人自代，吏部籍其名而簡用之。武臣子孫，教以韜略。守令牧養爲先務，毋徒取幹辦。群臣遭喪，乞永罷起復以教孝。僧尼蠹國當嚴絕。富民輸粟授官者，有犯宜追奪。」疏入留中。十三年，弟寅之與鄉人相訐，辭連定之。下獄，得白。秩滿，進侍講。

景帝即位，復上言十事，曰：

自古如晉懷、湣、宋徽、欽，皆因邊塞外破，藩鎮內潰，救援不集，馴致播遷。未有若今日以天下之大，數十萬之師，奉上皇於漠北，委以與寇者也。晉、宋遭禍亂，棄故土，偏安一隅，尚能奮於既衰，以禦方張之敵。未有若今日也先乘勝直抵都城。以師武臣之眾，既不能奮武以破賊，又不能約和以迎駕。聽其自來而自去者也。國勢之弱，雖非旦夕所能強，豈可不思自強之術而力行之。臣愚敢略陳所見。

近日京軍之戰，但知堅壁持重，而不能用奇制勝。至前敗而後不救，左出而右不隨。謂宜仿宋吳玠、吳璘三疊陣法，互相倚恃，叠爲救護。至鐵騎沖突，必資刀斧以制之。郭子儀破安祿山八萬騎，用千人執長刀如墻而進。韓世忠破兀术拐子馬，用五百人執長斧，上揕人胸，下斫馬足。是刀斧揮霍便捷，優於火槍也。

紫荊、居庸二關，名爲關塞，實則坦途。今宜增兵士，繕亭障，塞蹊隧。陸則縱橫掘塹，名曰「地網」。水則瀦泉令深，名曰「水櫃」。或多植榆柳，以制奔突，或多招鄉勇，以助官軍。此皆古所嘗爲，已有明效。

往者奉使之臣，充以驛人駔夫，招釁啟戎，職此之故。今宜擇內蘊忠悃，外工專對，若陸賈、富弼其人者，使備正介之選，庶不失辭辱國。

臣於上皇朝，乞徙漠北降人，知謀短淺，未蒙采納。比乘國釁，奔歸故土，寇掠畿甸者屢見告矣。宜乘大兵聚集時，遷之南方。使與中國兵民相錯雜，以牽制而變化之。且可

省俸給，減漕免，其事甚便。

天下農出粟，女出布，以養兵也。兵受粟於倉，受布於庫，以衛國也。向者兵士受粟布於公門，納月錢於私室。於是手不習擊刺之法，足不習進退之宜。第轉貨爲商，執技爲工，而以工商所得，補納月錢。民之膏血，兵之氣力，皆變爲金銀以惠奸宄。一旦率以臨敵，如驅羊拒狼，幾何其不敗也！今宜痛革其弊，一新簡練之政，將帥踵舊習者誅毋赦。如是而兵威不振者，未之有也。

守令朘民，猶將帥之剝兵也。宜嚴糾考，慎黜陟。犯贓者舉主與其罰，然後貪墨者寡，薦舉者慎，民安而邦本固矣。

古販繒屠狗之夫，俱足助成帝業。今于謙、楊善亦非出自將門。然將能知將，宜令各舉所知，不限門閥。公卿侍從，亦令舉勇力知謀之士，以備將材。庶搜羅既廣，禦侮有人。

昔者漢圖恢復，所恃者諸葛亮。南宋禦金，所恃者張浚。彼皆忠義夙著，功業久立。及街亭一敗，亮辭丞相。符離未捷，浚解都督，何則？賞罰明則將士奮也。昨德勝門下之戰，未聞摧陷強寇，但疊爲勝負，互殺傷而已。雖不足罰，亦不足賞。乃石亨則自伯進侯，于謙則自二品遷一品。天下未聞其功，但見其賞，豈不怠忠臣義士之心乎？可令仍循舊秩，勿躐新階，他日勛名著而爵賞加，正未爲晚。夫既與不忍奪者，姑息之政；既進不肯退者，患失之心。上不行姑息之政，下不懷患失之心，則治平可計日而望也。

向者御史建白，欲令大臣入內議政，疏寢不行。夫人主當總攬威權，親決機務。政事早朝未決者，日禦便殿，使大臣敷奏。言官察其邪正而糾劾之，史官直書簡冊，以示懲勸。此前代故事，祖宗成法也，願陛下遵而行之。若僅封章入奏，中旨外傳，恐偏聽獨任，致生奸亂，欲治化之成難矣。

人主之德，欲其明如日月以察直枉，仁如天地以覆群生，勇如雷霆以收威柄。故司馬光之告君，以仁明武爲言，即《中庸》所謂知仁勇也。知仁勇非學而能之哉？夫經莫要於《尚書》、《春秋》，史莫正於《通鑒綱目》。陛下留心垂覽。其於君也，既知禹、湯、文、武之所以興，又知桀、紂、幽、厲之所以替，而趨避審矣。於馭內臣也，既知有呂強、張承業之忠，又知有仇士良、陳弘誌之惡；於馭廷臣也，既知有蕭、曹、房、杜之良，又知有李林甫、楊國忠之奸，而用舍當矣。如是則於知仁勇之德，豈不大有助哉。苟徒如向者儒臣進講，誦述其善，諱避其惡，是猶恐道路之有陷阱，閉目而過之，其不

至於冥行顛仆者幾何。

今天下雖遭大創，尚如金甌之未缺。誠能本聖學以見之政治，臣見國勢可強，仇恥可雪，兄弟之恩可全，祖宗之制可復，亦何憚而不爲此。書奏，帝優詔答之。

三年遷洗馬。也先使者乞遣報使，帝堅不許。定之疏引故事以請，帝下廷議，竟不果遣。久之，遷右庶子。天順改元，調通政司左參議，仍兼侍講。尋進翰林學士。憲宗立，進太常少卿，兼侍讀學士，直經筵。

成化二年十二月，以本官入直文淵閣，進工部右侍郎，兼翰林學士。江西、湖廣災，有司方征民賦。定之言國儲充積，倉庾至不能容。而此張口待哺之氓，乃責其租課，非聖主恤下意。帝感其言，即命停征。四年進禮部左侍郎。萬貴妃專寵，皇后希得見，儲嗣未兆。郕王女及笄未下嫁。定之因久旱，並論及之。且請經筵兼講太祖禦制諸書，斥異端邪教，勿令害政耗財。帝留其疏不下。五年卒官。贈禮部尚書，謚文安。

定之謙恭質直，以文學名一時。嘗有中旨命制元宵詩，內使卻立以俟。據案伸紙，立成七言絕句百首。又嘗一日草九制，筆不停書。有質宋人名字者，就列其世次，若譜系然，人服其敏博。

贊

贊曰：英宗之復辟也，當師旅饑饉之余，民氣未復，權奸內訌，柱石傾移，朝野多故，時事亦孔棘矣。李賢以一身搘拄其間，沛然若有餘。獎厲人材，振飭綱紀。迨憲、孝之世，名臣相望，猶多賢所識拔。偉哉宰相才也。彭時、商輅侃侃守義，盡忠獻納，粹然一出於正。其於慈懿典禮，非所謂善成君德者歟？輅科名與宋王曾、宋庠埒，德望亦無愧焉。呂原、岳正、劉定之雖相業未優，而原之行誼，正之氣概，定之之建白，鹹有可稱，故以時次，並列於篇。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